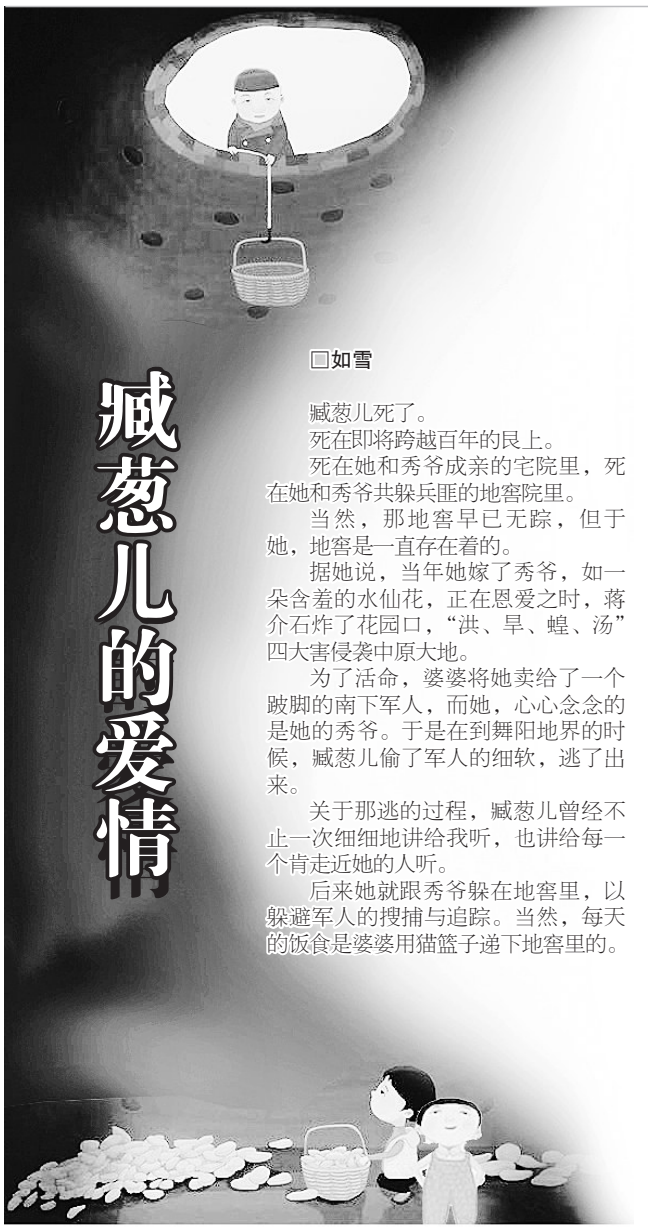
漯河晚报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谭艺君　投稿电话：13938039936
F副刊 FUKAN



臧葱儿的爱情

□如雪

臧葱儿死了。

死在即将跨越百年的艮上。

死在她和秀爷成亲的宅院里，死在她和秀爷共躲兵匪的地窖院里。

当然，那地窖早已无踪，但于她，地窖是一直存在着的。

据她说，当年她嫁了秀爷，如一朵含羞的水仙花，正在恩爱之时，蒋介石炸了花园口，“洪、旱、蝗、汤”四大害侵袭中原大地。

为了活命，婆婆将她卖给了一个跛脚的南下军人，而她，心心念念的是她的秀爷。于是在到舞阳地界的时候，臧葱儿偷了军人的细软，逃了出来。

关于那逃的过程，臧葱儿曾经不止一次细细地讲给我听，也讲给每一个肯走近她的人听。

后来她就跟秀爷躲在地窖里，以躲避军人的搜捕与追踪。当然，每天的饭食是婆婆用猫篮子递下地窖里的。

那军人在村子里逗留了很久，臧葱儿也跟秀爷在地窖里住了很久。

“那段日子真是怕啊，我跟秀儿待在地窖里，一直不敢出来，不能见人。”

“那段日子真是舒坦啊，我跟秀儿日夜守在一起，寸步不离。”

臧葱儿后来回忆起当年的日子，常常如此叹息。

臧葱儿后来跟秀爷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

“我们秀儿几代单传，到我这儿开枝散叶，生了仨娃。我是秀儿家的功臣啊！”

于是，臧葱儿又讲起她生孩子的旧事。

“生第一个娃，就在我们家床头上，没费什么事就生了。生了之后家里没有一粒米，孩子没有饭吃，饿得直哭，我也没有饭吃，饿了一天一夜，前心贴后心了。秀儿第三天跑到商桥集上，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糠皮，回来熬了半锅，我也是饿坏了，喝了一碗又一碗，结果肚子胀得像气鼓，肚皮绷得滚圆发亮，我睡不成觉，就在院子里慢跑，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拉稀，拉得人都站不起来。”

“不过也稀罕，那时候那样受罪，愣是没落下什么毛病，不像现在的人，生个孩子宝贝一样护着，还得月子病呢。”

臧葱儿就这样评古论今，讲述着她跟秀爷的点滴故事。

后来秀爷死了。

“愣是个没福的呀，日子稍稍好点了，他就死了。”臧葱儿每每说起这些，总是再叹一回气。

后来臧葱儿一个人把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后来，臧葱儿给小儿子娶了媳妇，几个月后被小儿子驱逐出来。

当时臧葱儿一通大哭，叫着她的秀儿，絮絮叨叨地抱怨着她的不易、她的苦心。

后来臧葱儿就住在了胡同口三个儿子给她搭建的小屋里。我从胡同口经过的时候，就听见她常常自言自语，念叨着她的秀儿，说是昨夜又梦见秀儿回来了。

……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最后一次见臧葱儿是什么时候呢？

是一年前的一个傍晚吧！

那天，我急匆匆地从涵洞下路过，臧葱儿站在涵洞边上，拄了拐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一头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遮挡了半边脸。

我问她多大了？还自己做饭吗？

她收回目光，看着我，脸上泛出笑来。

“九十多了，快去找你秀爷了。”

“不做饭了，轮着吃，在三个儿子家。”

“很长时间不见你这丫头了。忙吧，再回，可能就见不着我了。”

在她的絮叨声里，我看着夕阳渐渐隐入地平线。

2016春节，去串亲戚，问妈：“好久不见臧葱儿了。”

“她呀，雪天里滑倒，骨折了，医生说年纪太大，不能动手术，就抬回来养着。三个儿子轮着养呢。”

“据说躺在地铺上，没办法，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躺着嘴也不停，一直叫着秀儿，骂着儿子不孝顺。”

端午过去了，我又一次问起臧葱儿时，她的大儿媳正坐在人群里侃大山。

“二月份就死了。”村里人说。

如果没有雪天里那一跤，也许臧葱儿将要跨过百岁门槛呢。

也许雪天里那一跤，是她的秀儿等得太久了，来拉她去呢 。

不管怎样，臧葱儿终于可以去见她的秀儿了。

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漯河晚报》副刊微信公众号“人文沙澧”，阅读美文、感悟生活，了解文化漯河！

·诗风词韵·

2017，一树花欢笑盛放

□王来青

刚刚想到了你的身姿
冬天就乱了阵脚
一阵花香浸润思绪
接着就听到了你开花的声音
香香甜甜地召唤着
2017，2017

不用数，你要绽放的
一定是2017朵花
你56条枝干上
那2017个饱满的花房
已被新年牌钥匙开启
莺声燕语正从冬眠里苏醒
红灯笼们，也将召唤
绚烂的烟花，一起观赏
你酝酿已久的一场大戏

一朵花，又一朵花
竞相开放
你2017朵鲜花盛放起来
就是2017张欢快的笑脸
2017句明媚的花语——

你好，960万片叶子
你好，13亿条根须
在新岁的钟声里
你的2017朵鲜花
招展着2017声祝福
让冰河有了热度
天地为之陶醉

而你，开花仅仅是
一支序曲
你的2017声欢笑
还要穿过春夏穿过风雨
用阳光淬炼出纯金的质地
最终，凝成365颗
甘美的果实
甜透懂你的秋天

·散文·往旧情怀

怀念一口古井

□宋秋珍

时光如流，岁月沧桑，故乡成了我渐行渐远的记忆。叔姑伯婶渐老的容颜，子侄辈们陌生的笑靥，在我模糊的相册里翻飞成淡淡的无奈。一切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唯独村头那口古井，沉淀成我心中清晰的惦念。

今年端午，我回了一趟老家。吃过午饭，我照例拿着母亲煮熟的鸡蛋去探访那口古井，远远地便望见低矮的井沿边杂乱地堆放着去年的玉米秸秆，风刮雨淋，破败荒凉。未及走近，猛地蹿出一条被铁链拴着的大黑狗，冲我狂吠。我惊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手中的鸡蛋咕噜噜滚到井边，那黑狗一口便吞了下去，然后继续对着我狂吠。二叔闻声走出来说：“呀，闺女回来了，来家坐坐吧……”

我问他为何把狗拴在这儿，他说：“一口枯井，没人填上，又怕小孩玩耍时会掉下去，栓个狗，小孩就不敢近前了。如今，这井就是咱家狗的地盘了。”

突然，一股莫名的酸辛涌上心头。至少在我30年来的记忆里，这口井曾是全村人的希望，如今却是一条狗的地盘！

在太爷爷的描述中，这口井应该有80年的历史，那时，井台高高耸出地面，来往的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个村里有一口井。井沿光滑干净，用四块大青石砌成。井上还架着一个辘轳，辘轳是用枣木做成的，三个支架结实地立在井口。井绳据说是老财主家里的，粗大柔软，经久不坏。儿时，我喜欢随爷爷一起去打水。我总是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爷爷站在高高的井台上，抡圆了胳膊去绞辘轳，下绳时便听见“咚咚咚”水桶碰井壁的声音，然后，“嗵”的一声，水桶拍在水面上，爷爷便拉着井绳左右用力地甩动，远远地从井底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爷爷说这便是水桶满了。于是弓着背缓慢而沉稳地摇辘轳，偶尔会听到水珠滴落的叮咚声，不多时，满满一桶水便提了上来。这时，爷爷总是停一会儿，待吊着的水桶不动了，他深吸一口气，一手按着辘轳头，一手抓着桶柄，瞬间便把桶提上了井台。这个过程迅疾平稳，一滴水都不洒。小时候常常被爷爷这个酷酷的动作吸引，只可惜没有录像机，可以录下这瞬间的韵味，但这场景却时时在我心头荡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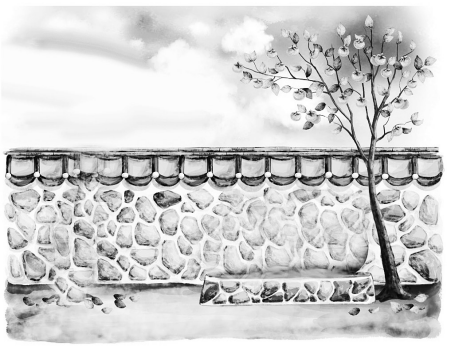
村头的古井成了我儿时最美的风景。

刚打上来的水清凉可口，爷爷总是舀上一盆，让我把灶台上的醋、柜子里的半袋白糖拿来。他先倒点醋，水立刻就变颜色了，只见他用手指蘸了蘸，放到嘴里尝了尝，嘴便咧开了，然后又倒了一些白糖说：“尝尝，汽水！”我忍不住喝了一大口，哇！凉丝丝、甜滋滋、酸溜溜的，妙不可言，回味无穷。至今想来那便是我喝过最美味的饮料了。所以每每想念爷爷时，我都会自己调上一碗，静静地喝，喝出往事的味道来。

后来，爷爷患了偏瘫，挑水自然成了父亲的工作。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左邻右舍“哗啦哗啦”把刚汲的水倒进水缸的声音。父辈们的力气远大过爷爷们，打水的速度也快了很多，他们总显辘轳碍事，总是直接把绳子系在桶上，抓住绳子的另一头，然后水桶瞬间砸下去，猛地一提，水桶便提了上来，只不过都是大半桶，年轻的叔叔们不在乎这些，肩挑着就回家了，一路上还荡出一条条水印。父亲也是这样打水的。有一次他不小心将别在上衣口袋里的英雄牌钢笔掉了下去，那是父亲在部队时连长送的，很珍贵。为此，他心疼了很久，甚至一提起那口井，满满的都是愤恨，还说总有一天要抽干里面的水，把钢笔找回来。我也常常爬上井台往下看，希望可以透过清凉的井水看到爸爸钢笔的影子，帮他捞上来。

由于辘轳闲置，突然有天早上，有人便拆了辘轳，拆了井栏。于是那口井便光秃秃、赤裸裸地呈现在那里。于是有了更多孩子爬上井台，尽管大人们吆喝提醒着不许去，但孩子们哪儿记得住？七爷爷家的孙女就曾掉下去过，幸好，麻利的三叔腰上系上绳子就跳了下去，瞬间村民合力把他俩捞了上来，从此，小孩再不敢靠前。

记得1988年家乡大旱，井水枯了，打不出一丁点水，村民们不得不翻过河堤去挖泉眼，往往挖一口泉眼需等上三个多小时才能装满两桶水，然后再翻过很高很高的河堤回到家，路过村口，总忍不住对着井沿张望。



日子在匆忙中划过，随着家家翻新盖房，地基越来越高，井台在不觉间低了很多。家家也都打了新井，装了水泵，电闸一推，地下的水喷涌而出，古井在时光的催促下失却了往日的光彩。只有村里的五保户——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他痴呆的儿子，还靠井水为生。有一次，我望见那小脚母亲又颤颤巍巍地去打水，结果脚下一滑，摔倒在井边，我赶忙去扶她，并平生第一次站在井边帮她打水，井不太深，水也很浅，打上来的水淡淡地散发着清凉。我替她提回家倒进水缸，她的儿子傻傻地坐在地上玩弄一只蛐蛐。当我转身离开时，小脚母亲慌忙往我手里塞了一个鸡蛋，那天是端午节。我推却不过，只好拿着走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她看见我时有不一样的表情。我曾想，也许我是她暗淡日子里闪过的一颗星星。后来她死了，善良的村民们自发地给她的傻儿子端过无数次饭菜。我也曾偷偷地给他送过好多煮熟的鸡蛋。

那口井静静地立在村口，无声无息，无怨无悔，阅尽春秋，看惯红尘。它的身上承载着生命的希冀、岁月的印痕。

只是，此刻它成了一只狗的地盘……

读史二首

□崔苗

崖山之战

挑灯读史赵昺处，
铁马金戈声已无。
可怜崖山十万众，
人间再无陆秀夫

叹李鸿章

夜读史书甲午年，
含泪忍辱赴马关。
可叹神州九万里，
百年愚人骂少荃。